羣書治要

四十七 四十八

中华古籍保护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劉廙別傳 政論注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爲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厦旣成衆梲不安則梁棟爲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爲之並廢善爲屋者知梁梲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與之共成

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覩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輗轄之在車、無輗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覩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

者、夕惕若厲、愼其忽矣、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庚、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耻也、曰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

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

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名也、虛名彰於世、名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

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用矣、其餘放斁、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不入、人非鍼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亦遠、良醫急於速療、而不恃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必須至亡也百三字恐當連正文逆疑併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

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愼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穆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貪、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己不見無善而己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觀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閒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

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
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
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
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
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不篤而失之也所
以定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
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

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
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荷賞名而實窮
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
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
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
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闇
又況庸君之能覩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
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
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

而割之、是以眞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

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揣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

阿下恐有脫文

有下不字恐衍

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塞於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愼之、不貴知所用於已、而貴知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已用也、昔舜恭已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皐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衆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墻

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愼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

看疑不見

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次相叙、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誡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

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敘爲明法扳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扳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黜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塡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泰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

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弁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

名則二字似衍

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嶮、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爲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弃也理訟皐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於澤者天以爲負負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耻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蔽纊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絲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氂之善必有所勸罰

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凋汚之人移薄僞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踶齧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眞僞考察變態在於幽

冥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蔽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妒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

恩上恐有脫字
二妒字疑一有誤

士疑當作上或主

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駿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

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勑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

危字上下疑有脫文

爲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之聖明、己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

以上疑脫是字

顯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衆善自君發、爲羣寮之表式、作萬官

事下疑脫則字

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計詭而爲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即時伏劒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弃、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於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賢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干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褒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非受誅於秦、龐涓刖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脇、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

若爲苟若疑有誤字

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竈而已、若爲苟若此、患爲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妬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盎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爲難也、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

典恐當作與

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被讒於燕、章邯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

未之有也衍

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

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衙、則爲弊乘、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

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敎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敎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敎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

羣術也以恐有脫文誤字

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術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咈

純當作絕

莊王誤作共王其艷當作艷其

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抵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是疎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獠獵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艷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咈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隣國、恭王終謚爲恭也、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愼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愼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闇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姦慝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

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寧成郅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

士字似衍

其整頓當作整頓其

是申韓寧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衆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辦悌望上官

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爲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

凡先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

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勝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生疑言

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謇謇、傳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咈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干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耻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

面恐而字誤

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隣、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寠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惟幄之內、沈溺於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

見之禍恐有誤字

而不可得覩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導實疑有誤字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有勳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庶幾疑有誤字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邈伊周下凌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

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諡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

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敘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

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奧、譬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蹵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璅璅、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詭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臣也、

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擧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愼、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說文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姦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姦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

父乎、是猶髡其枝而欲根之蔭、拚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踈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即趙高之殺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其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

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梏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齊景公、君若棄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棄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

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弒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疎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聰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

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
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
易慮、反其端慤、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
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
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
也、故虞書曰、臣作朕肱耳目、而屠牖亦云、汝爲
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
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
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
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
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
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
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
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
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
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
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

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隳孰如早去邪徑而
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
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
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
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
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
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
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
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
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
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
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
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
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
闇而臣偽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
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禍懷玉
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

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
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衆、不立高以
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耻、夫脩
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已立、壞
之於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
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
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温柔足
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
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
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
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
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
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
相楚國、而其心愈畏、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
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偏僂而走、晏平仲辭其
賜邑、此皆守滿以冲、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
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

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耻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佛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慤而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處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僞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潰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

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卽爲翟黃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夫行也者、擧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愼趣舍焉、夫君子道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捨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徹訐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恥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

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

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
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
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
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
化流而不溫、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
之也、皐繇瘖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
而爲大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
聖王晏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揜聰
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

然上恐脫情字

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
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
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
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
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
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
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
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
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

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汚也、是以爲政者、必愼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

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
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
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
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
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
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
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
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
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

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
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
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
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皐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
又復加之以三詐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
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
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
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
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

乃風化使之然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恥免而無恥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姦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卽位

固疑罔　効恐劾

躬脩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盈於机格典者不能徧覩姦吏因緣爲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擧効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聽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於手也孔

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察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闚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

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閻一聰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

賢當作監

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尚爲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賢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

養眞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服適體、遠眺迥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間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厦、居

烈當作裂

綿疑錦

重陰之玄堂、褰羅帷以來清風、烈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紛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罽、疊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處複帝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温、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燄燄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陸景

典語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愼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

其功然猶誡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恥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愼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著誦新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

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愼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耻之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殛鯀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

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姦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愼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思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効之以事、能推事効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灾、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擧及側

陋虞舜既登百揆時叙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各得下其字疑衍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

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故明誡以効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任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補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

登階之間恐有脫字

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先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

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權辱、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眞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鑒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二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

探疑摸

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捨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

無下恐有脫字

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

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廱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双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貪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且、

日側忘飡、恕已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蠒、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

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娉、死葬無以相卹、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丕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